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准确把握政治军事仗的时代特征

■张丙辰

引言

政治军事仗,是指以实现政治目的和政治需求为统领,以军事力量

和战争手段为支撑,谋求政治性、战略性胜利的战争行为。进入新时代,随着时代条件、科学技术、世界格局的变化,人类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正在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演变。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这些变化,善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整体趋势和本质特征,有助于增强军事斗争准备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打好当今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军事与政治、经济的联动性、依赖性进一步加深,战争的综合性、整体性大大增强,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超越和突破传统战争的概念范畴

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为联系日益紧密的整体,战争的关联因素显著增多,复杂性不断增强。人们所熟知的刀光剑影的传统战争,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制约。2007年,美国人抛出混合战争理论,提出未来战争战与非战的界限将更加模糊,作战样式将更趋融合。世界近几场战争就展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与有限的军事打击行动相配合的图景。混合战争理论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各国之间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单纯使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战争战略目的的现实困境。特别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博弈较量,因其手中都握有足以毁灭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单纯运用军事手段战胜对手已经很难想象。因此,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贸易、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以“组合拳”方式达成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目的,就成为大国博弈时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当今时代,打好政治军事仗,就应确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战争指导理念,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开放性、策略选择的灵活性、手段运用的综合性,以整体运筹赢得战争主动、以综合施策达成战略目的。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战争的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成为各国战略运筹的重要原则,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正在超越和突破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维范式

与冷战期间往往以意识形态和

政治制度划线不同,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因素越来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考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成为各国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运筹的重要原则。特别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需要捍卫以传统的领土、领海主权为内核的“边疆利益”,也需要有效维护以国家利益拓展为内核的“利益边疆”。思考和筹划战争战略问题,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重要原则,抓住用好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大势,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合作国家的范围,通过承担和履行诸如国际护航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维和任务等国际责任,在展现和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不断提升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能力,增强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今时代,打好政治军事仗,就应与时俱进地更新思维理念,深刻理解把握“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紧紧围绕维护好实现好国家利益进行战略运筹,以国家战略牵引军事战略,以军事战略服务支撑国家战略。

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使战争目标发生明显变化,金融和货币主导权斗争日益成为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正在超越和突破传统战争的目标指向和战略重点

有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称霸世界主要依靠两个工具,一是美军,二是美元。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提供了重要力量支撑,而美元则成为美国“收割世界”的重要手段。应该看到,世

界资本主义经过近二三百年发展,现已进入到金融帝国主义阶段,而金融帝国主义主要是依靠金融操控和资本运作来赚取经济利益。当今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凭借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周期性地“剪羊毛”行为获取巨量金融利益。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金融霸权地位,凡是对美元构成威胁的币种和国家,都会被其视为对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挑战,都会不遗余力地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进行打压遏制。当今时代,打好政治军事仗,就应深刻洞察当前世界货币主导权之争的深层本质及其对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影响,强化军事手段的保底意识,坚决慑止敌对势力通过制造紧张形势引发一国金融动荡、资本外逃乃至金融灾难的险恶图谋,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

“恐怖核平衡”的现实困境使战争方式受到明显制约,“支点战争”成为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方式,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正在超越和突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既有模式

这里的所谓“支点战争”,是指世界大国从其战略利益需要出发,主动选取与其利益攸关的某一国或地区作为战略支点,通过在此设局布势、升级冲突,达到打击和消耗战略对手的目的,并以此撬动战略全局向预期方向发展的新的战争方式。其突出特点是战争的设计性、规模的有限性、战场的选择性,是以点状或局部区域性军事行动达成全局性、战略性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特别是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背景下,世界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使得“支点战争”成为大国进行战略博弈时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2018年4月13日晚,美国联合英、法等国对叙利亚进行“精准军事打击”,就属于“支点战争”的典型战例。美国企图通过精

心设计这次军事行动,达到一石多鸟的目的。现在,如何发挥军事力量的战略功能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成为必须回答好的重大现实课题。当今时代,打好政治军事仗,就应善于从地缘政治棋局、利益博弈格局、军事行动战局等维度观察和思考战争问题,不断丰富完善我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为构建全球性安全保障体系提供前瞻性理论支撑。

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战争环境条件发生显著变化,“透明战场”和“直播战争”成为现实,意味着当今时代战争中舆论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的地位显著上升

现代战争是“玻璃罩里的战争”,战场环境高度透明,新闻媒体全程介入,作战双方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人眼前,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应更加凸显,舆论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对夺取战略主动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一方面,情报监视与侦察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战场态势感知体系的日益完善,侦察卫星、侦察飞机、各型雷达以及红外微光等地面传感器,构成了空地海天全方位、大纵深、多层次的立体侦察监视体系,使战场透明化成为信息化战争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及普及,为舆论和媒体深度介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媒体通过“直播战争”直接影响战争进程成为可能,舆论媒体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变量。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战场透明化、战争直播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如果不能正视和适应战场环境条件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仍沿用“旧船票”,就可能登不上“新客船”,就可能出现赢了军事输了政治、赢了局部输了整体的局面。当今时代,打好政治军事仗,就应积极适应战场透明化、战争直播化的发展趋势,把武力打击、法理争夺、心理攻防一体设计,使战场军事打击与舆论法理斗争相互配合,努力争取军事仗与政治仗的双赢。

有备者胜

■杨希圉 王 卓

挑灯看剑

《孙子兵法》的《九变篇》中指出:“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前段时间美国将华为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意欲釜底抽薪打垮华为,不承想华为将多年来研制的芯片、操作系统等“备胎”一夜之间转正,挽狂澜于既倒,最终赢得此次反击战。华为在“云淡风轻”的时候就开始着手“黑暗来临”时的极限生存策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就是防对手的突然发难,最终在这场正面交锋中获胜。这从一个侧面再次告诫我们,战场上的优势是靠平时的准备累积起来的,战争准备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战争胜利与失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人类数千年的战争不断验证着这个真理,思危才能居安,有备才能制胜。

早备方能无患。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把握好时间上的提前量,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要素进行周密筹划准备,比如掌握国内外安全动态,搞好军事战略预置,立足当前条件,周密制定作战方案,摸清敌情、研透任务、凝聚军心、统一思想,用更智慧更勇敢的头脑筹划今天的备战、设计明天的战争、制胜未来的战场,努力实现由被动适应战争向主动设计战争转变,牢牢掌握未来战争制胜先机。正如《左传》

所言“有备不败”。

详备方能占优。现代战争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破坏性增大,战场空间广阔,战况变化急剧,组织指挥复杂,后勤保障艰巨,发现即摧毁、首战即决战的特征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在时间、空间、谋略以及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详尽的战争准备。把准备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等。在各要素的准备工作上无所不尽其极,严抓各项战备制度、练精制胜招法、细化后装保障,深入研究打什么仗、与谁打仗、在哪打仗等问题,做到握有效果、谈有砒码、打有胜算,确保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我之能击敌之不能,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拥有更多的胜战筹码。

常备方能制胜。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常备就是要始终保持引而待发、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加强应急处突力量建设,完善平战一体、高度戒备、随时能战的作战值班体系,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保证部队不经临战训练、不经调整补充就能遂行任务。我们要时刻牢记松懈之日即危险之时,打靶之时即覆灭之时。牢记职责使命、常存忧患意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做好全方位、全时域、全要素的准备,当那一天来临,才能做到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延伸阅读:见本版7月9日《严法者胜》)

第一次车臣战争:饱受争议的内卫作战

■刘新雄 宋玉龙 李瑞华

第一次车臣战争战役简介

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年12月~1996年12月),是苏联解体之后,俄军首次实施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战前俄军制定的作战目的是,以武力恢复车臣地区的宪法秩序。为完成作战任务,俄军动用了陆海空和内卫、边防部队等约6万人的兵力。战争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合围格罗兹尼。俄军建立了内外两道包围圈。内包包围圈包括格罗兹尼市区周边;外包包围圈为车臣共和国行政区划的边界线。1994年12月26日,俄军完成两道包围圈的构筑。第二阶段,攻占格罗兹尼。俄军攻入城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因协同失调,陷入非法武装分子精心预设的打坦克“火袋”之中,遭受重大伤亡,被迫组建强击分队,展开逐楼逐层的争夺,双方陷入惨烈的巷战。至1995年2月12日,俄军控制了格罗兹尼。第三阶段,清剿残匪与撤军。在俄军沉重打击下,车臣非法武装为保存实力,被迫转移南部山区,与俄军打起了游击战。在两年战争中,俄军达成了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一次车臣战争,最终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俄军从车臣撤军结束,但车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俄军此次作战行动,既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

变换战法,打破僵局。在初次进攻格罗兹尼时,由于城市街道狭窄,俄军装甲车辆只能成一列纵队前进。车臣非法武装利用俄军这一战术漏洞,首先袭击



位于最前面和最后面的装甲车辆,从而使整个装甲纵队无法移动,成为车臣非法武装的活靶子,因此遭受重大伤亡。首次攻城受挫之后,俄军迅速改变攻城战术,1995年1月7日改用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和特种兵组成强击分队,与车臣非法武装展开惨烈的巷战,最终于1995年2月12日彻底攻占了格罗兹尼。俄军在战争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战法,成为最终夺取格罗兹尼的关键。

发挥优势,精确打击。在行动发起后不久,俄军就利用航空兵优势一举歼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空军力量。俄军航空兵通过精确打击,有效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在格罗兹尼战役中对车臣总统府实施的精确打击,导弹准确命中了地下指挥掩体。更加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4月22日非法武装首领杜达耶夫在使用卫星电话进行通信时,被俄军预警机截获信号,并精确定位,仅仅几分钟后,杜达耶夫就被俄军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导弹炸死。此次“斩首”行动,给非法武装分子予以沉重打击,也极大提升了俄军士气。

忽视敌情,盲目轻敌。俄军在战前判断车臣非法武装不过数千人,甚至深信只要俄军战车一出现在格罗兹尼街头,叛军就会缴械投降,9天之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实际情况与俄军判断相距

观点争鸣

基础训练是整个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体化联合训练的首要环节和先决条件。其效果直接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关乎战斗力生成、巩固和提高。当前,部队完成了结构重组、力量重构、体系重塑,战斗力处于换羽重生期,我们要充分认清基础训练在战斗力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作用,高标准抓好基础训练落实。

抓好基础训练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训练活动的基石,犹如大厦之地基、桥梁之底座。不论战争形态、训练形式如何变化,打基础是军事训练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基础训练搞得好的单位,整体训练就能又快又好;忽视基础训练的单位,往往不得不回炉补课。实践表明,训练基础扎实,部队打胜仗、完成任务就有保证。什么时候忽视基础训练,部队就会吃大亏,甚至付出血的代价。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利用作战间隙积极开展以刺杀、射击、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为主的基本技战术训练,在边训边打、边打边训中提高作战能力,为打胜仗奠定了重要基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础训练的各个课目一般都属于知识性、技能性课目,而对这些基础的掌握是无止境的;满足一般的会并不难,但要做到举一反三、熟能生巧,就必须反复学习,常训不懈。

抓好基础训练是战斗力巩固提高的重要途径。战斗力由人、武器装备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提高战斗力各要素的质量离不开基础训练。基础训练主要解决单兵、单炮、单车等单个作战要素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互联、互通、互动问题,实现单个作战要素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为多要素横向融合的集成训练奠定基础,是生成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关键环节。抓好基础训练能够打牢官兵智能、技能、体能等基础;能够让官兵零距离接触、全方位掌握武器装备;能够让官兵熟练掌握、灵活运用手中武器,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美军海豹突击队曾在《艰难一日》中写道:“我们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就是通过反复的基础训练,使任务形成肌肉的记忆。”实践表明,即使相对落后的武器装备,通过扎实的有效的训练,也能把普通招数练到极致,最大限度发挥装备性能。战斗力建设是个动态发展、常抓常新的过程,人员经常流动,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客观上要求基础训练必须反复抓、抓反复。

抓好基础训练是充分发挥武器装备性能的客观需要。基础训练事关装备优势发挥。掌握武器装备,既要精操作,也要通原理,既要掌握基本功能,也要挖掘系统功能。一方面,要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必须加强基础训练。这是因为,武器装备越先进,对操作精准性、娴熟性要求越高;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强,对知识、理论学习要求越高。当前,部队陆续列装了许多新型主战装备。这些新装备技术含量大,信息化程度较高,结构较复杂,如果不加强基础训练,很难熟练掌握和运用。另一方面,要实现武器装备全功能运用必须加强基础训练。武器装备性能

抓好基础训练非常重要

能的充分发挥源自所有功能的整体运用,全功能用必须全系统训。实践表明,装备不好用、用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础训练不扎实,没有将新装备功能完全开发出来。因此,只有加强基础训练,才能实现武器装备全功能运用,才能全面提升战斗力。

抓好基础训练是实施体系作战的先决条件。基础训练是引发战场“蝴蝶效应”的起点,一招一式的细微偏差或粗心大意,都可能重演“丢了一颗马钉,输掉一场战争”的悲剧。如果一枪一炮、一招一式的训练抓不严肃不实,就很难进入更高阶段的实战化训练。如果官兵技战术不精,训练基础不牢,再高明的战略战术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对基础训练的轻视,就是对官兵生命的漠视,就是对战斗力的蔑视。未来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只有把体系中的每个人员、每个要素、每个单元训扎实训过硬,作战体系才能高度融合,整体效能才能有效发挥。如果任何“一家”的基础不过硬,都可能造成整个作战链条的松动、断链。只有各作战单元的基本功过得硬,才能经得起战争的检验。实践表明,有时一个关键岗位、一名技术能手,在关键时刻发挥“长板效应”,就能直接影响体系作战效果。因此,扎实的训练基础、过硬的战斗技能,是实现战略战役意图、保证体系效能发挥的有力支撑。

养病遗患。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夕,车臣境内关于从俄联邦独立出去的呼声就越来越高。1991年10月,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总统”,随后宣布车臣独立。当时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前苏联和后来的俄联邦都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此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俄联邦当局一味地放纵,不仅助长了车臣非法武装力量的嚣张气焰,导致车臣非法武装不断做大,也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

加强实战化战备训练,提高打赢能力。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俄军虽然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队和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军费欠缺和社会动荡,部队战备训练受到很大影响,俄军战斗力大幅下降。俄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验证了这一点,俄军各部队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协同,士兵个人作战素养也无法完成任务,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平时缺少高水平的战备训练,战时就要用流血做代价。

紧跟战争形态发展,创新作战理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仍沿用苏联时期“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作战理论,采用传统方式来作战,最终未能达成作战目的。战争结束后,俄军立即加强对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作战理论的研究,其中针对分裂分子创新了特种战役理论,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进行了成功运用,取得很好的作战效果。从两次车臣战争结果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根据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断创新作战理论极为重要。

重要启示

面对国内车臣分裂势力,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表现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将分裂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杜绝